

年

卷

4

第

期

1-4

第

國 (The China News) 中

# 新 聞



刊 (周)

南京 (周刊)

國新新聞周刊

龍賢唐：編主兼人行發

## 第四卷第一期要目

——民國卅八年三月廿五日出生版——

稿費千字  
銀一元

京穗台奉間的四角關係

(新聞觀察)

孫科休矣！

(時人評論)

何應欽組閣分析

(新聞分析)

徐堪爲金圓券送終！

(經濟分析)

中共論「渡江之戰」

(專欄文摘)

我是「重慶」艦上一水兵

(讀者投書)

重慶艦「投共」前後

(讀者投書)

重慶艦行蹤之謎

(側面消息)

重慶艦在普利穆斯軍港(四幅)

(新聞照片)

孫科，孫夫人，與孫太太？

(側面新聞)

名不見經傳的省主席

(新聞縮寫)

陳儀「失蹤」紀詳

(杭州通訊)

透視湘西民變

(長沙通訊)

政府顯要在台灣的形形色色

(台灣通訊)

海南島一月三易長

(香港通訊)

台灣的「按摩女」

(新聞小說)



# 京穗台奉間的四角關係

本刊政治記者

(新聞觀察) 蔣先生引退後的政局，顯已一反二十年來勉強統一之形態，而形成政治上之錯綜複雜的多角關係。這種局面不惟使政府本身感覺困難，因為不論為和為戰，自難步履總是無往而不得；即對於中共而言，假定真的棄戰言和，亦希望有一個完整的對象，這就無怪乎陝北廣播要對李宗仁先生是否真正代表整個國民黨一再表示其懷疑了。

論當前政府現狀，據聞西北四局，西南川康滇系等「小諸侯」不談，僅僅著眼於中央直轄區域，亦顯有四大重心之態然存在，此即李代總統坐鎮下之南京，蔣先生影響中之漢口，粵軍將領拱衛着之廣州，以及陳辭修獨立門面的台灣是。

暫言之，所謂京穗台奉的四角關係，其實只是蔣李二氏之間的擴大分野而已。我們尚記得蔣氏引退前夕，接二連三的大舉更動封疆大吏：陳誠主台，朱紹良長州綏署兼主國政，金漢謀出任糧政署主任，蔣岳主粵，這幾位將領原是蔣氏之股肱，故所謂「穗台奉」實三面一，一而三之略體，隱約中似與南京分庭抗禮者也。

然而顯示在表面上的，京穗台奉之間，真也好像各不相聞，最近兩個月來，環繞着這四角上開的事象，確是令人眼花撩亂，極盡微妙變幻之能事。譬如最凸出的立法院復會地點之爭，其主洩固然為南京廣州間的爭執，但就留在台灣的立委未必贊同赴穗，又如關於釋放政治犯問題，台粵方面迄未執行開釋張學良的手令，有人謂係出諸率化的暗示；然而與漢口呼吸相關的浙江省府，便首先遵照李代總統的手令辦理。這許多事實四角之間的混淆分明。

## 南京政治風圈的幅度

一般的說來，四個政治重心，各有其所幅射與所影響的地區，乾乾淨淨，便是所謂「勢力範圍」。首言南京方面，它包括了蘇南，皖南，贛北，湖北，湖南及廣西。其中從上海到漢口的一段，恰巧與共軍隔江對峙，站在內戰的第一線。而自漢口至桂林的一段，掌握了三分之一之粵漢鐵路，正好遮斷了西南與東南的通道。此二以南京為中心的地區，包括了大江以南的財賦之區與戰略地帶，在政府軍中自然立於充足重輕的地位。相對的，它却完全暴露於陳兵北岸的共軍的虎視眈眈之下，一旦和下來，重新燃起戰火，則此區所受的損失與威脅亦首當其衝。進一步分析，南京的背景是桂系，但桂系的兵力經過八年抗戰與三年內戰，事實上正已日漸削弱，欲賴以守衛江防，顯為不可能之事，所以它只能採取重點部署，在長江下游僅有一部分主力調駐兩浦地區，以之拱衛京門；長江中游，則由桂系第二號巨頭白崇禧親自坐鎮武漢，而以張軫守信陽，夏威守九江，互為犄角之勢。這種重點佈置，雖然漏洞頗多，和對江共軍兵力變成三與一之比，然於桂系本身，已是極盡最大的可能了。因此此有些局外人的看法，認為當前桂系的處境頗具犧牲精神；因為果然而起火了，李白雖免要成作義勇軍資財第二；假定再度鬧起來，他們只有打頭陣。自然，桂系也自有其萬一之算盤，即他們置其政治中心於南京武漢，而其根本基礎仍在廣西最安定的。近二十年來，大江以南各省，廣西還比較是最安定的。近二十年來，「桂人治桂」的效果，畢竟比「漢人治漢」、「川人治川」要顯著得多。「士不遇時勇退耕」，李白果不得志於廟堂，至少退入廣西入桂的保潔是有餘裕的。正因爲如此，湖南時就為漢西入桂的阻道，今日湘桂是以氏在裁漢閣總統時有過一段交情，所以出日湘桂是以聯盟的姿態出現的，這一點，無疑的將會大壯南京的聲勢。

## 台灣，國民黨的「勘察加」

其次，說到台灣方面。這是政府軍內最完整也是最強勁的一區，陳誠以蔣先生唯一派兵的身分，出而主持省政，總體全台灣政軍大權於一身，並以孫立人，蔣經國等國民黨後起之秀，為陳氏之輔弼，則台灣所處之地位，與所負之使命，自是可想而知。現在政府的海陸空軍的第二線兵團，是在此處重建與訓練，特別是駐衛鳳山的孫立人，是被認為國民黨軍的最後一張王牌，在他的美式式的訓練之下，一切都在重頭做起，其意義正被視為與昔年蔣氏的黃埔練軍一樣。滿身創傷的國民黨，自不僅僅以台灣為其痛定思痛的喘息之所，實更積極地以台灣一地為其起死回生的「勘察加」。而滿懷自信，個性剛強的陳辭修，雖已是半生戎馬，兩聲如霜，據說在台灣常以戴高樂自命，他的抱負，實至明顯。基於上述種種主觀與客觀的因素，孤懸海外的台灣意欲在大陸模型之外另闢天地，自有其必然的趨勢。這一角，與南京的距離最大，李陳之間的信使往返，兩月來僅程思遠一人而已。

## 嶺南政治行情的消息

再說廣州方面。這一政治風圈不能自成系統，雖然地方大權集中於余範奇薛伯陵等粵系軍人之手，且最近的南京「國是會議」，亦未見余薛飛參加，但他們早已不是直接帶兵的將軍了，對於粵境內外的治安尚且束手無策，更遑論與南京對峙；前些時，這些勇將領曾借相國駐穗以自重，廣州且躍躍欲試的欲正名陪都，滿想取南京而代之為實際上的政治中心。但這一些都已是曇花一現，現在這一角顯又政治冷圈在一旁，無論為和為戰，恐將無法發生若何決定性的作用，頂多也祇能在政治漩渦中泛起一絲漣漪而已。(下轉第二面)

時人  
評論

# 孫科休矣！

本刊評論記者

## 他說：「媽媽叫我回到澳門去。」

從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孫科內閣成立，到三十八年三月七日孫科內閣辭職離職，這在所謂「責任內閣」，總計壽命還不到兩個半月，真是一個最短命的內閣。孫科的垮台，不但是理所當然，咎由自取。而且孫科從政治舞臺上這一個筋斗跌下來之後，從此斷送政治生命，孫科永無翻身之日。

就孫科本質言之，他的政治最大本錢，是先天的，遺傳的，就是他很幸運地做了孫中山先生的哲嗣。我們尊稱孫中山先生為國父，於是也有人稱他做「太子」。我們崇尊孫中山先生在革命上的偉大貢獻，於是把許多遺愛也堆在他的身上。本來，在中國這個半封建的官僚的政治制度下，除了輩權打天下外，依賴老子的遺產登臺，倒算是個捷徑。可惜，這位「阿斗太子」太庸碌，太低能了，曾經兩次爬上行政院長的最高政治寶座，都為時甚暫，而又被轟下台。悲哀的不是別人不肯給他捧場，而是他自己不爭氣，實在站不起來。

做行政首領，最標準的當然要政治家來做，至少也要有些政治家風度的人來做。但如果請到政治家，孫科的父親的確是一個大政治家，而孫科則根本談不上。政治家必須要有一個政治理想，然後終身為實現這個理想而奮鬥不懈。孫科自己非但沒有一個政治理想，連他父親的未竟之志也沒有承繼下來。抗戰期間，孫科以親黨領袖和進步黨在各處出現，一時被譽為「前進」份子。而等到當了立法院長後，測子完全改變了。就舉他任職行政院長時所持的政策來看，何嘗有過什麼「進步」的建樹，又何嘗想到過他父親的「遺志」？一語破的，說來倒非常可笑，他是一個素無定見，完全隨環境改變的人。當他在廿八年三月奉命赴蘇聯，完全隨環境改變，直到七月才離開蘇聯，經北非，法國，八月又回到莫斯科，十月纔遵義大利政府不久時候，他和史達林握手，他的記憶猶新，莫斯科紅牆上的列寧銅像的影子，還存

在他的腦子裏，於是勾動了他父親當年和列寧交好的那一段車轍，加上他總認自己已在當時也不得志，於是感情衝動了一番，四出走走叫喊，高唱「三民主義」與「親蘇政策」，但是等到他爬上政治舞台的要領位置以後，他的環境改變，便把那些高調講議過後，一切自然也就隨之而改變了。至於政治家大耳，相視團圓，風度固有之，但政治家的風度，則的確差得遠！

退一步講，現在搞政治的，多半是些政客，又何必苛責孫科？可憐孫科他連政客那一個套套走雨的手腕也沒有。孫科之就任立法院長，完全全靠他攬絡了一羣學法律的文人，專寫冷門的憲法文章，而把他治業成一個憲法專家的帽子，於是進而草擬五五憲草，更連他爭打過法院的那一羣拱衛少爺的文人護士，還替他爭打過副總統的江山，但假讓失敗，他在立法院以功臣自居，才又退居立法院的。孫科之就任行政院長是在翁文灝束手無策，別人也不敢再蹈覆轍之時，把他當作大德蓋推出來做替死鬼的。推他出來並不稀罕，而稀罕的是他官職大，份量也不小，竟然毫無猶豫的毅然允諾了。

假若孫科這股勁兒，是打算趁此要用到完成他父親的遺志上，那麼史家是很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了。如果他只是抱了「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犧牲精神，為這個過渡時代担当一下重担子，也不愧為中華民國國父的子孫。遺憾的是，他簡直簡直糊塗塗了台，也糊塗糊塗了台。除了他感覺他的官職比立法院長更大，架子也比過去獲得更足（他在立法院常常對立法委員發脾氣，他除外國記者外，根本不願意見到中國記者。做了行政院長後，脾氣更大，更不願意見到新聞記者，見到也不發言。）外，只聽到他一再強調過一句話說：「我是責任內閣」啊！

但設一剖析這個「責任內閣」，既無實權控制軍

，又無能力掌握政治。一切唯唯否否，朝令夕改。就在之初高呼「爭取光榮的和平」，但和平之門未嘗，共軍已兵臨江岸，於是乃倉惶失措，大舉南遷。一到廣州，論調馬上改過，說要和共黨講條件的和平，又說要重振北伐精神。直到眼看見共軍還沒有過江，人民和平代表也非南遷，保證京滬短期無虞，而大多數立監委員也都返京了，他還在說：「媽媽要我到澳門去」。這，那像個支撐危局的閣僚？

尤其甚者，他在行政院長任內，竟把他父親的「不可做大官，而要做大事」的訓條完全忘掉了。非特只做大官，而且還要做大事的對象！負責官。把他的親信部下都延攬入閣，舉以高官。把他的兒子派到中紡公司當董事，派到台灣做台灣礦業公司總經理，還弄了一個名交際花，藍藍做情婦，鬧得中外聞名，家喻戶曉。的故斗中，却包涵了利用嚴維祺逃難的種種貪污案內情。直到他到達南京，被攻擊下台，施行還在國庫裏掏出一億一千萬金圓券，叫做「贖身費」。別人指責他什麼南遷，他還畏畏的說：「那是前任翁內閣的既定決策」。失敗後連承認失敗的勇氣也沒有了，大復何言？

不過，話說回來，這也不能完全責孫科，他雖然承襲了他父親的優良遺傳，但一顆上好的種子，如果墮在荒蕪的地方，也會被腐蝕的。

孫科回去再治的野心，可以從此休矣。「媽媽叫你回澳門去，回去再讀研讀三民主義也好。你又是加尼福利亞大學攻文學的，理應詳譯一本三民主義，豈不更好？」（三月十五日）

## 名不見經傳的省主席

過去，東九省頗多不甚聞名的省主席，但遺情有可原，因為像吳興安，合江之類者，小而又窮，東北名流如莫德惠，劉若，他們是不屑為的，於是只好退而求諸二三流角色了。可是今天中國本部的省份，也漸漸的起用了名不見經傳的省主席發表的安徽張雲龍，有人說這是提拔後起之秀，可是像周占，雖然名無經傳之名，却有一大把年紀，與其說是後起之秀，還不如謂為大器晚成吧！然則，此之謂行新政用新人？（烏乎）





# 我是重慶艦上一水兵

讀者 S O 投寄

### 編者按：這是一篇最忠實的報導！

重慶艦失蹤，已經快過二十六天了。起先官方還堅不承認，可是，等到事實無法再掩蓋時，海軍總司令部方面的負責人，方才正式證實了這一條消息。惟重慶艦這次「失蹤」，究竟是「預謀」，還是「被動」，抑係蘇俄的「投共」？目前尚無法預測。然而，因為我過去是「重慶艦」上的一個水兵，現在則是我「重慶艦」外的一個逃兵，所以，我願意以一個「逃兵」的資格，來回復過去去投軍從戎的志願，與赴美學成回國以後的經過，藉以窺測這次重慶艦失蹤的端倪。

## 英國人的慷慨

抗戰後期，即民國三十四年五月間，由於中美英約中，美國曾規定在戰事結束時，擬贈送中國軍艦太康號等八艘。英國為了要步後塵，並冀奠定戰後中英兩國的邦交起見，亦決定除贈給中國軍艦八艘外，另加潛艇二艘，內中一贈一租，此即重慶艦與亞申號是也。前者完全為贈予性質，後者則以租借五年為期。中國在抗戰以前，因為沒有強大的海軍，中日戰爭爆發以後，我國沿海口岸及富庶的工商區，幾全為日軍佔領，故在抗戰行將勝利之際，當時的蔣主席，與海軍總司令陳紹寬，均認為必須建立強大的海軍，才有強大的國防。海軍不比陸空軍，在幾年之內，是無法可以一蹴而成的。同時因為中國不是工業國，欲建立強大的海軍，必須仰賴於英美的協助。是時，適英美兩國均有同樣的保證，並以較實際的「贈借方式」，來

表示彼等之誠意。是以，當時的蔣主席，便下令備處山城一個的海軍派派委員會，擬招考赴美學軍海軍員兵之後，再擬招一批赴美學習的士兵，俾在重慶作初步的訓練。



新加坡全景

隨後，即可分赴英美兩國學習，並將英美兩國所贈送我國的軍艦運到重慶來。當時的海軍派派委員會，係附設於重慶九道門軍事委員會內，我在看到該會招考的廣告與簡章以後，便立即前往報名投考。因為我是一個讀書無成的學生，我個性最喜歡海上生活，尤其希望將來能做一個新中國最優秀的海軍。放試結果，我底資格與學額，想不到竟能倖倖錄取，這便使我喜出望外，認為「報國有門」了。

於是，在同年七月間，我終於提了一件最簡單的重慶，由重慶七里崗乘公共汽車到達重慶市祇有三十多里路的小龍坎，向赴美海軍第二學兵大隊報到受訓。

## 在普利穆斯軍港

我們當時共分三個大隊，第一大隊是第一批招攷的。第二三兩大隊則是在第二批招攷的。我因為是第二批報攷，故編入第二大隊內。海軍當局未預備將我們訓練三個月，即派赴英國深造，嗣因交通工具缺乏，這種計劃無形中便延遲了。致第一大隊在日本投降後，方由倫敦飛印，轉道英國；而我們第二三兩大隊的士兵，便不得不不到同年十二月間，才由倫敦乘輪東下，在滬虹口住到三十五年十一月初，方乘由美到滬的澳洲皇后號輪，將我們載離上海。船駛吳淞口後，我們才第一次看到海，看到世界的偉大，更深知我們人類的渺小。沿途經過香港，新加坡，哥倫坡，亞丁，索得港，馬爾他地，以及英國在地中海的咽喉直布羅陀港等地，經過一月有餘之航程，終於抵達英國第一海港利物浦，連夜即由所備之專車，送達普利穆斯軍港，在「德業」已宣佈退學的戰艦「名譽號」上，正式開始了我們學習海軍的生涯。

## 相當優厚的待遇

在普利穆斯軍港那隻退役的「名譽號」上受訓時，我們吃的穿的，以及新餉待遇等，完全與英國的海軍士兵一樣，若比起我們國內的海軍待遇當然要好得多。



可在倫敦

那時我是一個海軍下士，每月可拿十二英鎊的新餉（編者按：一英鎊可以折合美金三元），每天四餐，全是西餐。牛奶，威士忌酒，麵包，可以隨便你吃。每週有一百一十枝到一百二十枝配給的「三五牌」香煙，與四五十小包配給的巧克力糖。此外，每天尚有九個便士服裝費的配給。（編者按：一英鎊可換二十個先令，一個先令可換十二個便士。）若逢航海時，每日還有十個先令的航海津貼。將這此新建加起來，比我們國內陸軍上將的待遇還要高。至於假期方面，每天下午三時以後，我們即可以上岸去玩了。每週有「週末假」，即從星期六下午到星期日晚間十二時以前為止。每三週有一長假，自星期五到下星期二止。每三個月有兩週的休假。則在此兩週的休假內，你可以請求到任何地方去玩，旅費由公家負責。故在英期間，我們每一個士兵，都精神抖擻，覺得前途好像充滿了無限的希望一樣。而這種休假的制度，也比較合理。因為，海上生活，初過時也許比較新奇，日子一久，更感到厭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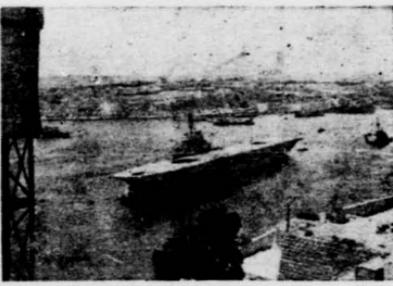
如無適當的休假，是無法彌補精神上的損失。

光陰易逝，一轉眼，三個月便過去了，而我們的初期訓練就此告一段落。經過致試後，及格的就分發到各軍事學校，而從事各種科學的學習，不及格的便受調充專科軍事學校，即分派往任英美的艦艇上去實習；而有一部份同學，便派往重慶艦上，去作清潔的整理，與裝設設備等實際的工作，此事為「苦役」，為學習期間最苦的工作，但我們則因為該艦不久即將插上青天白日旗了，所以，我們當時却一點也不感覺到苦。

### 重慶艦裏裏外外

重慶艦是輕巡洋艦，原名 Aurora，意即曙光號。長五〇五尺，寬五十一寸，排水量五二〇〇噸，每小時速率為三十二哩。配有六寸口徑大砲六門，四寸口徑高射砲八門，雙聯電新式雷達等設備。在機關砲兩門，單管高射機槍二門，魚雷發射管六門，以及各種新式雷達等設備。在第一次大戰期間，該艦本為英國在地中海上的旗艦，曾擊沉意大利巡洋艦二艘之多。第二次大戰後，即一九四三年，且曾二度為英皇的魚雷擊傷。因為有此歷史意義，故英國人甚為重視該艦，但若以艦師和性能來講，該艦實已在「退役」的階段了。並如一般人外傳稱之能「吞敵」。老實講，假使該艦要是最新式，性能最強者，英國人才不會贈送我們呢！惟一向租借的英國政府，能以該艦贈送我國，並租借「雷爾」號為陪都的裝飾，的確已經難能可貴了。所以，在去年五月十九日，當我們學成以後，英國政府當局，特在普列維斯軍校，舉行了一個隆重的贈受交接典禮。英方由英國皇家海軍司令羅萊索將軍代表授贈，我方則由駐英大使馮天錫代表中國政府接收。當儀式舉行後，我們

這班年輕的小夥子，真是高興極了。於是去去年六月間，我們終於自己駕了這隻「大魚」，浩浩蕩蕩的啟程返國了。在八月十四日即駛抵重慶。那天，當我們看到吳淞港，當我們駛抵下關，當我們每一個人看到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甚至是愛人，女朋友等一個個帶着難以言宣的笑容，到船上來看我們時，我們都一個個高興得流出眼淚來。



馬爾他島一瞥

### 士兵們相率逃亡

我們重慶艦上的士兵，本有六九三三人。在這六九三人中，不可否認的，裏面的確有一些只是想渴點洋水，僅僅抱着想到外國去玩一玩頭腦的傢伙們，至於學海軍，那不過是他們為了要達到這一個目的的手段而已。如今目的既達，當然不想再幹了。故在由英返國途中，在路過新加坡，馬爾他，可倫坡等地時，均有士兵潛逃的事發生，惟那僅是很少數的一部份。祇有在到香港時，一下子便走了七十幾個人，這真使艦長鄧兆祥等急壞了。但跑已跑了

又有什麼辦法呢？詎料回國後，由於伙食壞，待遇差，休息的時日沒有在英國時候多，加以過的不想打仗的時日，故在去年十月間，當重慶艦開往泰寧島附近對共軍作戰時，便有二百多個人開小差，後來駛返青島時，又有十餘人的士兵乘機潛逃。故在去年十一月間開重慶艦再度折返南京時，艦上已祇剩了四百多個人兵了。

### 我做了一個逃兵

去年十一月下旬，徐蚌會戰結束，南京開始大疏散，因為重慶艦吃水太深，上下共有九層，不適宜作為防空的艦隻，故又開來上海江南造船廠高昌湖軍碼頭停泊。在這期間，又有八十餘人的「逃兵」由開小差，我便是那時其中的「逃兵」之一。我之所以要開小差，倒不是為了待遇太差，而實是由於海軍內部腐化，但最主要的原因，便是不願意充當砲。相信其他開小差的士兵們，大多與我抱有同感。說句良心話，我們的待遇，自於去年八月回國，一直到金圓券改革以後，一直仍照在英國時的待遇，照官價折合成金圓券發給。這雖比在英國時要差一點，但若與其他海軍士兵比，我們仍然是天之驕子。因為格於規定，我們當然也不能太「特殊化」；惟自今年元月份起，一直到二月二十五日止，我們却連一個新餉都沒有發。但最嚴重的，却不是新餉，而是去年五月份起至八月份歸國時止，有三個月的航海津貼，比人每月四十五英鎊，竟連一個錢也沒有發。（編者按：該艦規定：每天有十個先令的航海津貼；即每月十五個英鎊；若以全艦六九三個士兵計，便有五萬一千一百八十五英鎊，如再折合金圓券，這一個數目的確可觀！最可怪的是，艦上時時僅有四百多個士兵，但軍需人員向海總方面所報領的多餉，卻依然是按六九三人領取的。我們真不知道：這筆錢究竟到那裏去了。故此車最使我們全體官兵痛

心！我們想：國家既然給了我們這許多錢，為什麼要痛心的白白的讓軍需人員騙走了呢？士兵們在痛心的之餘，便對於開小差的這灰心氣冷！故苦粉紛思逃。關於重慶艦上的其他情形，我想在這一篇投書中再詳細的寫出來，如能寫到這裏，明天再繼續寫好另「一篇書」，如兩篇合在一起再繼續寫好，如能長「分成兩篇登」，或作兩次刊登也可以。（三月十五日投書）

### 劣貨充斥，謹防假冒

本刊登刊迄今，因為編排新穎，內容豐富，各埠讀者，均極踴躍，每期出版，均蒙各界人士，踴躍訂閱，不勝感荷。惟近來發現，有不法之徒，竟敢假冒本報之名義，在各埠招攬，其手法之拙劣，實堪痛恨。本報為維護名譽，特將本報之真面目，公諸於世，俾各界人士，得以辨別真偽。本報之真面目，在於其內容之豐富，其編排之新穎，其印刷之精美，其紙張之厚實，其字體之清晰，其標題之醒目，其內容之公正，其態度之誠懇，其服務之周到，其收費之低廉，其發行之迅速，其銷路之廣泛，其影響之深遠，其聲譽之顯赫，其地位之崇高，其價值之無窮。凡我讀者，務請認明本報之真面目，以免受騙。本報之真面目，在於其內容之豐富，其編排之新穎，其印刷之精美，其紙張之厚實，其字體之清晰，其標題之醒目，其內容之公正，其態度之誠懇，其服務之周到，其收費之低廉，其發行之迅速，其銷路之廣泛，其影響之深遠，其聲譽之顯赫，其地位之崇高，其價值之無窮。凡我讀者，務請認明本報之真面目，以免受騙。

# 重慶號「投共」前後

讀者 S O 投寄

### 她很可能像中航機一〇三號客機一樣，被中共人士以同樣的方式，劫持而去？

關於重慶號上內部的人事組織，也很簡單，計有艦長鄧兆祥上校，前任副艦長劉德榮中校，現任副艦長兼航海官鄧平東中校，協長陳景文中校，機械長陳昕中校，雷達官張敬榮少校，推炮官陳謙明少校，以及軍需官，電官等共有百餘人。

艦長鄧兆祥是廣東肇慶人，現年四十六歲，為英國皇家海軍格林維基學校畢業。民國初年，曾任我國飛鷹，奉甲，清遠，寧海等重慶艦長，與巡洋艦「海旗」一號之艦長。抗戰時，在重慶任海軍學校教育長。他是海軍宿將陳紹寬的心腹。他做事很謹慎，學識均佳，只是口才不行。前任副艦長劉德榮，則是福建人，係陳紹寬的表姪，封建意識的鄉土觀念很重，不學無術，陳紹寬的士兵，沒有一個對他具有好感；故重慶號於返抵國門後不久，劉德榮以人望不孚，即被海軍當局調走，新任副艦長牟秉鈞原係航海官，劉走後，便由牟繼任。

按照英國海軍的習慣，官長是高高在上，士兵則低在下，士兵對於官長須絕對對服從，重慶號上的艦長，副艦長，以及其他各軍需部門負責的官長，大都是在英國學習海軍的，皆不免有英國海軍當局的驕氣。他們平日只是關在房內教書，很少與我們士兵接近。是以，士兵與官長之間，無形中便有一道很深的鴻溝橫梗其中，使得下情不能上達。上面的官長固然不了解底下士兵的希望；而下面的士兵，也不了解上面負責官長的意圖。因為英國制度好，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種不成文的法律，故上下之間言談處理所當然，自無若何芥蒂。但在中國，便不能同日而語了。中國海軍的制度，遠不能與英國比擬，且中國海軍積習甚深，貪污走私已成風氣，故一到中國便行不通了。如重慶號在由英返途中，艦上的官長們，均利用公款，常常購了不少私貨，藏匿於該艦底層以內。因為我們不能向官長們隨便提問，當然不知道他們在底層以內究竟藏些什麼東西。惟他們經常帶私貨，做生意，則是千千萬萬的事實。由於這種種現實的教訓，當然使我們這班年青的小夥子們深惡痛絕，故在重慶號未「出走」以前，艦上已充滿了一

種不穩妥的空氣。再加以二連三的逃亡事件，更刺激了全體士氣和熱血的心。因此，我們在重慶，在英國的那種稱氣和熱血，已早隨一股股的逆流而消失。

桂永清是陸軍出身，他的統率海軍，餘除海軍總司令外，不過是勝利復員以後的事。因為他對於我們迫切的期望太大，故想控制重慶號的心也一天比一天迫切，且重慶號上的官長，均係在陳紹寬主持海軍部時任命的，自然非為陳紹寬的親信幹部或心腹。此種百姓黨人來繼任之心，已為時將近半年。但重慶號既時由由英返國，自然不便讓予更換艦長，一直拖到三月廿一日艦長。廣厚在海總擔任第三署作戰處處長，其對海軍戰略方面甚有研究，但對實際海軍方面，即航海作戰經驗，却並不怎麼明瞭。海總發表處之任命，隨即以見習艦長的身份，先到艦上跟原艦長鄧兆祥「見習」。鄧雖是一個沒有什麼野心的人，平日只知自己已做自己的事，因艦上沒採取分劃負責制，也用不着他非那軍官。惟對此次海總突然將其調職一事，心中不免有些抑鬱。加以此種「見習」是否僅為「形式」上的諷刺，抑係「事實」上的諷刺，那只有他自己知道。

前次我已說過，重慶號上原有士兵六九三八，由於「逃亡」的結果，到後來，已耗剩在一百幾十個人了，海總方面為了補充兵員起見，便將國內調來的三百多個新兵陸續補上「重慶」號。故在英學習的六九三三人，事實上已有五百多人均不在艦上。在重慶號的條件下，前幾天，艦上還有不少我們原來在英國學習的同伴，到岸上來找我們吃飯，看電影，玩牌，跳舞，打球等，他們雖然表示對現狀不滿，但並沒有什麼過激的表示，也與我相交最深的朋友，我們在最後一次過海時，他還向我說：「我希望你趕快回國來，也許我們還可能被保送回台灣入海軍軍官學校繼續深造呢！」可是想不到，他們竟在二月廿六日「出走」。當我聽到此項消息后，

我確曾一度感到非常震動！至於這次重慶號出走的原因，外間傳說雖然很多，但皆不盡可靠。如下列兩種說法，便是一例。

(一) 如果說重慶號這次出走，是艦上官兵們的「預謀」似乎也不無可能，因為，艦上重慶官長的家屬們家屬，一定要帶在艦上走走。原艦長鄧兆祥，雖因桂總司令將該艦調任長廣東兩行跡有問題，好像也不能成立，因此他是新任艦長，似亦不敢在榮膺新命之後即背叛，而且他底太太宋慶齡，與母親子女等均住在南京市高昌湖半淞園海軍官長宿舍中。故官長事先密謀的說法，顯其似是非而非。惟內中有少數不聽現狀，違待過太低，是事實。反對出逃，憎恨人來派米鬥，尤以後者為甚。正因為多數的士兵不想打內戰，所以，若說士兵們集體投到中共的懷抱中去，似乎也很少可能。蓋投到中共那邊去，假如將來中共要令他們回來打國民黨時，還不是一心一意的要打內仗嗎？故此說也不盡可靠。惟士兵各有志，人心極少數的激進份子混雜其中，而在上海補上重慶號的那三百多個新兵，却大有問題。

所以，根據我底經驗和看法，我認為在重慶號上的官長和士兵中，可能有很多的急進份子早就潛伏在內，等到上海補充的那三百多新兵上去時，便起了「化學」作用。故像中航機一〇三號被中共人員劫持赴魯，此次役後也很可能仍為進命論，有計劃的如法泡製，脅迫該艦其他官長和士兵叛往共區。此說較可說。假如如此說可以成立的話，則此次重慶號之投共，不外兩重意義：(一) 該艦在未出逃前，海總方面，本有密約，着該艦運卅萬國銀元，前往台灣，發給海軍艦艇之用，撤退京滬間重要之物資。中共方面則俾作運到該艦，除了上面已有的資海外，而重慶號的本身，便是一筆很大的財富。(二) 該艦上有海軍投共戰機長，又有大批訓練有素的海軍官兵，假使能將該艦變為已有，則中共不但可從前任艦長鄧兆祥，與現任艦長廣東兩等人的口中，或許可以獲知政府方面籌備重慶號的計畫，以及整個海軍作戰的戰略和戰術等，甚且對後等秘密黨下士，希望能獲得彼等的協助，俾作中共將來訓練海軍的借鏡，因中共迄今為止，尚無海軍故也。(三月十六日)

# 孫科·孫夫人·與孫太太？

本刊記者



(側面新聞) 孫太子流年不利

聯蘇一時的相國寶座，瞬息就被人擠下台了。記者得承認，當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和輿論界一致砲轟孫科的時候，本刊也轟了一砲，而且是最早也最響的一砲，雖然本刊的原意是在向讀者報道一項事實，並無意和孫科作對。

早在三月二日出版的第二卷三十一期本刊曾有這一篇讀者投書，即「藍妮小姐與孫科」，這是藍妮兩字芳名最初與大多數讀者見面的一次。在這篇文章裏，作者曾舉出九項駭人聽聞的事實，說明這些事實都是種因於孫科與藍妮之間。

對孫科來說，這是很不幸的，因為那篇文章正擊中孫科的要害。記者曾親眼看到若干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在聚精會神的讀，並且交互地說一句「事情非要搞個水落石出不可」，此對孫科講當然不利，惟更不幸的，則是中共陝北廣播電台竟在全文出版的同時，便反復地將那篇文章的全文廣播。當時，另有一件事情也算是「藍妮小姐與孫科」的小插曲吧！即本社所開的南京新聞書店中，某日忽來一輛底新式的汽車，車子停下來，跳出一位雍容華貴的

中年人，後隨兩個侍從。他們進到書店後，還將這篇「再翻讀」買去一本，並頻頻向店員問：「這篇文的文章材料是從那兒來的？」「是誰寫的？」

爲了不願造成孫科的家庭糾紛，作者在那篇文章裏竭力避免涉及藍妮小姐的身份問題。但偏偏是孫科自己的人不爭氣，孫科立委時竟爲立法院秘書長的張聖元，在南京宴客時竟確定了藍妮的身份，說他是「孫太太」。

於是張元在上海新聞報上便出現了這一段：「張聖元昨大宴賓客，爲藍妮女士洗塵。張在席間與來賓一一介紹，稱「孫太太」。乃藍對座客中穿外傳某某住屋及顏料等事，當時以手掩鼻，醜態甚巨，最後並向在座某委員作排胸射語：「你們要查就請趕快查，澈底的查！」這短短幾十字的電報也同本刊那篇文章一樣的精采

口，不過稍嫌美中不足的一點，即在兩三天後新聞報上又出現一條更正，說張聖元來社稱：並沒有稱藍妮爲「孫太太」。究竟藍妮小姐是否一度被孫科大將張聖元捧爲「孫太太」呢？記者認爲是這樣的：張聖元在南京爲藍妮擺宴洗塵確是真的，在座的食客，都是孫科的人。事後，某孫科立委和入談起這件事，而被現在立委過去曾是北平某有力民間日晚報的老闆聽到了，他便把這件事源源本本告訴新聞報的某最高負責人，原文聽說後長寫得便淋漓。恰逢新聞報某鉅公也是曾吃過孫科的虧，平常最厭惡孫科的人，於是刪改改便把它登出來，亦爲孫夫人陳淑英所悉，不禁忿忿心火起，便把張聖元找去責問。張聖元亦心大開了，一面用最誠懇的

句子向陳淑英申辯說「並無其事」，一面便駕車到新聞報去，找到新聞報的第二巨頭，請求更正。最後，新聞報的人覺得已登過了，事情已傳出去了，再認真去

豈不要死張聖元？因而便簡簡單單登個「此地無銀三百兩」了事。

「一被太平，一波又起，張聖元的「孫太太」事件剛剛過去，監察委員熊在渭，金越光等所彈劾的藍妮顏料案正式登臺。顏料案的本身且不提，值得玩味的是幾封親筆信上所談到的藍妮小姐身處處理局。在劉政十月七日寫給曾任敵偽法務處理局長劉政的信中，曾說「敵眷在現時所有顏料八十四大桶……」，換句話說，孫科已承認藍妮小姐是他的「敵眷」。而洪蘭友在五月三十一日寫給已逝世的中央信託局總經理吳任溶的信上更坦白說出……「前以孫院長告知夫人葉珍女士請求發還顏料一案……」果如此，則藍妮小姐已是「孫曹公」的小妾了。再在標桐蘇五月二十九日致吳任溶的短短五十四個字的信上，更兩度說藍妮是「孫太太」。

至此，藍妮小姐的身份問題已發展至最高峯。藍妮究竟是孫科的什麼人？「敵眷」乎？「如夫人」乎，抑「孫太太」乎？對不過歸納各方(包括張聖元的「孫太太」)的稱呼，我們可確定藍妮的身份如下：藍妮是孫科的孀婦，和孫科發生過幾年以上曖昧關係是不成問題了，因孫科已親自承認是「敵眷」。至於「如夫人」和「孫太太」等則是張聖元、洪蘭友、和標桐蘇一批人給加上去的，藉以博得藍妮的歡心，多一條官場的「內線」。

然而，讀者們不能忽略一點，即藍妮小姐事件，經本刊首先揭發後，現已蔚成轟動全國的新聞，孫科可能將計就計，正式宣佈承認藍妮和他的關係。假如孫科有這

樣魄力，藍妮是無所謂的，因為多一個「孫夫人」的頭銜，對藍妮小姐是無傷的。問題的癥結還在老牌「孫夫人」陳淑英那裏。據一個非常可靠的朋友告訴記者說：「今日爲止，陳淑英已向孫科與記者至少三

次以上的開罪之師，但孫科都畏罪交吉過去了，孫科亦曾向藍妮抱怨過，但聰明的藍妮卻用像「女起解」中蘇三對付崇老那套辦法，使孫科氣過去又樂回來了。

說實話，孫科今天所以受罪，完全是咎由自取。孔夫子講過「食色性也」，孫科在最華麗的嘉陵賓館裏，經常包着一個房間，裏面經常有着美人。一句話，所謂金屋藏嬌是也。記者在某地曾與一英文名Aide的蘇小姐見過一面，這小姐原籍廣東，生得雍容大方，體態婀娜。她便計一度成爲嘉陵賓館的「貴賓」。

此外，孫科對人尤其是新聞界的傲慢也是他倒台的因素之一。(三月十七日)

「(新聞縮寫)陳修生主台省府人事俱未更動，官兒們對「五日京兆」之恐懼，已漸消除。但陳氏自有一個智囊團，真正在掌握着全台政治，如柳克述的「財政廳長」，譚伯羽是事實上的「建設廳長」。他們是省府會議決議案的設計者；這個集團是台灣的「幕後省府」，也可說是「太上省府」。

「(新聞縮寫)陳修生主台省府人事俱未更動，官兒們對「五日京兆」之恐懼，已漸消除。但陳氏自有一個智囊團，真正在掌握着全台政治，如柳克述的「財政廳長」，譚伯羽是事實上的「建設廳長」。他們是省府會議決議案的設計者；這個集團是台灣的「幕後省府」，也可說是「太上省府」。

「(新聞縮寫)陳修生主台省府人事俱未更動，官兒們對「五日京兆」之恐懼，已漸消除。但陳氏自有一個智囊團，真正在掌握着全台政治，如柳克述的「財政廳長」，譚伯羽是事實上的「建設廳長」。他們是省府會議決議案的設計者；這個集團是台灣的「幕後省府」，也可說是「太上省府」。

「(新聞縮寫)陳修生主台省府人事俱未更動，官兒們對「五日京兆」之恐懼，已漸消除。但陳氏自有一個智囊團，真正在掌握着全台政治，如柳克述的「財政廳長」，譚伯羽是事實上的「建設廳長」。他們是省府會議決議案的設計者；這個集團是台灣的「幕後省府」，也可說是「太上省府」。









# 中共論「渡江之戰」

(轉載自香港華商報)

快編者按：國防部政工局長鄧文儀，於本月十七日在京招待記者稱：江北共軍之渡江準備，供實屬江南人民所最關心，此雖不能代表中共的態度，但最低限度，亦可窺測共軍今後的意向。

對今後的戰局，人們所關心的問題是渡江；對渡江之戰，人們所關心的問題是，是解放軍將在何時渡江與在何處渡江。

實際上渡江之戰，在今後的整個戰局中，並不是最重要的節目，也不是有決定意義的大戰。渡江，在戰略的意義上來說，不過是江南渡江的序戰而已，重要或主要的戰鬥不在渡江，而在渡江以後。

這是根據以下的估計來作判斷的：

第一、×軍的精銳主力，已經在淮海戰役中被殲滅盡了，現在留下來的殘兵敗將，不過京滬與武漢兩個區域的五六十萬人，在數量和質量上以及集中使用上，都不可能是在長江線上再來一次淮海戰役；從宜昌到長江出口有兩千多華里的江面，以×軍現有的兵力和內部矛盾（橋系與桂系的矛盾），不僅無法固守，且決無可能建立這樣一條長達兩千多里的江防線。幾十條小兵艦和百來架飛機，在這樣狹長的江防線上是沒有什麼不得的作用的，何況××現在還要添造幾十條小兵艦和百來架飛機留殘生，萬萬不敢把它的寶座放在長江線上，當作解放軍砲火下的灰燼。這是×軍在力量上不能死守江防線。

第二、從××引退前的一切安排部署來看，××所以××國民黨××集團現在所採取的戰略和淮海戰役時已經迥然不同；淮海戰役時，×軍是集中最大的戰力的部隊，前後達到八十多個師，七八十

萬人。其戰略意圖是經過這樣一次全力決戰，即使不能予解放軍以重創，至少也要阻止解放軍南下飲馬，穩定其京滬心臟地帶。但是這個戰略全部落空，是不用去說它了。現在如何呢？現在手上的「賭本」既然輸光了，剩下的不過是幾枝煙部隊，時一縷的作「豪賭」，也不再可能了。所以××

現在採取的是分散後退，在前線擺上一個「和平防線」，虛構一槍，而目前却分向西南華南東南逃竄，準備各據一隅，而制渡江以後的解放軍，使他們不知道先吃那一堆好。如此也就拖長了時間，延緩了歲月，等待「國際風雲」的變化，再出現「格士重來」的奇蹟。不是變化而是分散多少算多少，能保全幾天就幾天，這就是××××現在的「戰略」。西南張華，華南余薛，東南陳誠，朱紹良，這幾個棗子已經爛好，可見他的戰略是準備在邊遠地區作最後的掙扎，而且是在準備在一個統一指揮下最後作戰；桂系部隊被拉上京滬武漢的前線，湯恩的懸還在京滬區跳樑，也不過監視桂系對京滬區最後的搜括之責。

且江防不守，橋系×軍早已控制蘇浙贛兩路，拔腿南逃，讓桂系在前線去替他作犧牲，而自己已「全師」而退。這樣一個部署，難道是準備在長江防線或河南地區決戰嗎？決不是的。

第三、××××的這套作法，明眼人早

就穿了的，解放軍更不會被這套遮眼法騙過去。現在解放軍的戰略要求不是眼在準備成熱以前，急急的渡江南追，打草驚蛇，讓他在前面狂奔而渡，而是在他來不及或還不想全數逃竄之前，能佈下天羅地網，把××××的殘餘一網打盡。這樣一個戰略要求，就需要在渡江之前和渡江以後，先有一番政治上的充分準備和精密部署。渡江並不是解放軍的「難題」，難題是渡江以後怎樣能一舉而盡××軍的殘餘主力，真正縮短戰爭的時間，不使它留有殘餘，拖延歲月。雖然徹底乾淨的消滅它是並不費事的，但時間要緊，時機要緊。

從這樣三個估計，我們可以預測渡江之戰不僅不是今後戰局中最重要的一戰，而且也不會像人們所想像的緊張。真正的緊張場面而風雲們將在渡江以後的江南地區出現，而不是在長江線上出現。

那麼，解放軍究竟將在何時渡江，何地渡江呢？

從時間來說，決定於解放軍的兩種準備：政治上的準備和軍事上的準備。政治上的準備我們不在這裏談，軍事上的準備則包含戰略的和戰術的兩個方面：

在戰略方面，前面已經說過，解放軍戰略要求，是要在渡江以後能第一舉而盡××軍的殘餘主力。這就是說，解放軍在渡江以前不但要配製適當的主力，準備渡江以後即能包圍和殲滅集中於京滬杭與武

漢兩區的××軍主力，而且要預防這個大殲滅戰不能在一個或兩個戰役中實現。×軍既已安心逃竄，並且控制了京杭，浙贛和粵漢等一切南方的交通，他們的脫圍逃竄是很有可能的。無論如何，×軍的戰略要求不是在江中中心區或離長江不遠的地區決戰。解放軍的戰略要求則相反，希望在一兩關接近長江或離長江不遠的區域決戰。因此解放軍除開配製置江南××軍的主力，同時還要配製置機動的快速部隊，一渡長江，就立即（至少也要在×軍逃竄之前）控制或切斷滬杭、浙贛、粵漢這三條南下與西行的主要鐵路及其他交通要道。

這樣一來，在解放軍的戰術部署上，就不能不考慮這樣三個問題：

一、主力部隊與快速部隊如何部署，方能實現上述的戰略要求；

二、既然是大兵團的渡江作戰，而江南又是一個新的地區，在後勤工作上與前線的政治工作上，這兩大工作，必須有充分的準備。

三、江南海軍隊的加強與調動。

這裏面包含了長江以北解放軍後方的肅清與確保，準備渡江的部隊移動，渡江橋頭堡的選擇和控制，軍用物資的運輸配置，地方交通線的修復與開闢，乃至對江北殘餘××軍的攻擊行動等等。

這一切戰略上的準備，以解放軍現有的人力、物力、指揮與動員的優越條件，為期當不甚長，估計在兩個月左右，可以準備完成。從淮海戰役結束（一月十日）到現在已將一個半月，在戰略上，解放軍渡江作戰的準備，估計當已接近完成的階段。

戰術準備之外，是戰術上的準備，主要是渡江之戰在戰術與技術上的一些問題，例如：渡口的選擇（根據江水的深淺及流速）和控制，渡江器材的徵集製造和分

（下接第十六面）

本刊首創★新聞小說

名震的程摩女

短篇連載(廿二)

本刊特派台灣旅行記者 秋田

十一

「先生，小姐！現在已經是吃晚飯的時候了！你們還要吃什麼嗎？」那一個年紀大一點的下女，在說完了這句話後，便站在我們的面前老是不走，真使我們極其焦躁！她說這幾句話的意思，幾乎等於下了一種變相的「送客令」。林慕莉小姐好像比我還要敏感，她一聽到她說這句話，便連忙告訴道：

「我們馬上就要走了，不想吃什麼，請你趕快算賬吧！」她說着，便連忙從口袋裏掏錢，搶着要會賬。我一看這情形，便一面制止林慕莉掏錢，一面就拖住那個下女，急急的向那一個開着小窗口的專門收賬的地方走去。會過賬後，我便又連忙走回來。

「林小姐，想不到我們今天下午一談便談了六個多鐘頭，感謝你告訴了我很多關於花野杏子的事情。現在，你預備到那裏去？」

「我想回辦事處去。吳先生，你呢？」

「她一邊答一邊便掉過臉來問我。『請代我覓守秘密。如果讓小花知道了，她一定要跟我算賬的。』

「一定」。於是，在暮色蒼茫中，我們便匆匆忙忙的走出青島咖啡室。

走出青島咖啡室，天已經黑得偶厲害，滿天的雲，震耳的風，使這個古老的新的山城顯得更加寒冷了。與林慕莉小姐在港口叮吩咐以後，天就起雨來，好在港口町到鐵路飯店的路程並不怎樣遠，冒雨走了一會便到了。

一回到鐵路飯店，便使我忽然想起：今天早上那個打電話給我的華小姐，一定是花野杏子無疑。可是，她為什麼不承認是她打的呢？這一定是她惡作劇；要不然，便是花野杏子當着林慕莉小姐的面，不好意思承認，所以，才故意這樣撒謊來捉弄我。

當林慕莉小姐未向我敘述花野杏子的身世以前，我對於花野杏子的認識，真是一片模糊。然而，經過今天這一個下午的談話，我已將花野杏子過去的一切，全部瞭然了，這無論從那一方面講，都不能不歸功於林慕莉小姐的坦白和熱忱。

吃過晚飯以後，我個人輪在踏踏味上看「靜靜的頰河」，我希望能夠看小說消磨時間，然而，我底眼睛內雖然翻過一頁又一頁的白報紙上印着的黑色方塊字，可是那裏面究竟說些什麼，我卻一點也不知道。(未完)

(上接第十五頁)

配，對×軍的防禦力的偵察，對×軍海空軍防禦的防禦，渡江以後灘頭陣地的建立和攻勢行動的展開，渡江動作時的一切戰術與戰鬥的計劃，……上述一切準備並不是渡江時間的決定因素，然而也是必要的因素。

在那種準備工作上，解放軍已經進行到怎樣的程度，這不是我們所能知道的，但從這些準備所需要的時間以及解放軍所具有條件來估計，則渡江的時間已不在遠，這是可以確知的。

那麼，解放軍將在何處渡江呢？這是解放軍的戰略計劃內的秘密，我們是無從知曉的，根據前對方面對戰略要求的估計，我們能預測的不過是解放軍在渡江之戰中選擇渡江地點的幾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是：要在在渡江以後，在最短的時間內，包圍江南×軍殘餘主力的集中地區。這是迅速取得戰果，實現戰略要求的行動。因此渡江的地點不能距離×軍主力集中地區太遠，以便發動包圍。

第二個原則是：要在渡江以後，在最短的時間內，能迅速控制×軍主力逃跑的交通線，以便防止×軍的逃逸。

第三個原則是：渡江行動的時間不能太長，而且渡江以後立即能展開旺盛的攻勢，摧毀一切的障礙，而預定的進攻目標迅速前進。因此渡江必須選擇×軍防禦力較薄弱而阻力較小的地方。這是與第一及第二原則相矛盾的，因為×軍集中的地區或附近地區，防禦必較強，如京滬與武漢區及其附近地帶，而防禦較薄弱的地方，又往往距離×軍主力的集中地較遠。如何克服這個矛盾，選擇適當的渡江地點，這是解放軍在戰略計劃中所要達到的目的。

第四個原則是：江南渡江既然是要爭取在最短的時間內盡數殘餘×軍，就一定是大兵團渡江，不論強渡或偷渡，大規模過江或強渡過江，都不能在少數的地點，而必須在若干地點與無數地點，以萬馬奔騰，萬箭齊放的气势，一鼓而渡。

第五、既然是準備在大江以南作大兵團的包圍戰，那就不能一次渡江，而且還有後部部隊的不斷渡江，不僅有戰鬥物資渡江，而且有大量的後勤部隊與軍用物資渡江。因此渡江的地點：一、必須在渡江以後能建立廣闊的控制區；二、必須能盡量利用一切的交通與運輸力；三、不僅能在軍事上建立灘頭陣地與前進據點，而且能在政治上建立確保的根據地，以便支持與發展以後的攻勢作戰。

根據這幾個原則，我們打開地圖看看長江沿岸的形勢，雖不能確知那些路口將成為解放軍的渡江之地，但也可以按國家指出那些地區是宜於解放軍渡江了。

中國新聞(週刊)

主編：唐賢龍

發行人：本刊編輯委員會

發行所：南京路三三八號

社址：上海山東路二二三九號

總發行所：上海山東路二二三九號

行所：上海山東路二二三九號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一三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登記執照第一五八號

對折  
改訂  
辦法

一次寄費八千元，統掛須寄一萬元，照每期定價對折扣算。郵掛封套費內扣，款盡通知。惟必須剪寄在下角之「備用花」，方能享受此項優待。

金圓五百元  
華南舊基款四角  
台幣三千二百元

優待  
郵花